

## 北京图书馆藏石刻叙录（十二）

北京图书馆金石组

（十三）《张猛龙碑》。镌于北魏正光三年（公元522年）正月二十三日。石在山东曲阜孔庙。正书。碑阳，文二十六行，行四十六字。碑阴题名，通额共十二列，列二至二十二行不等。额正书，题“魏鲁郡太守张府君清颂之碑”，十二字。碑身长153、阔87厘米。额高44、阔40厘米。

碑文主要记颂张猛龙兴学事宜。此碑虽无书撰人姓氏，但因其书法与《贾思伯碑》酷似，故人称此二碑同出一人之手，其书法甚佳，笔法劲健雄奇，结体富有变化。碑阴字体尤为恣肆，堪称北魏著名碑刻之一，是学北书体之极佳珍品。

此碑最早拓本，首行“不复具载”之“具”字中二、三小横画之间完整无损。二行“周宣王时”之“时”字“日”旁未损其下，亦未连石花，“寺”旁三横均可见。十八行“盖魏”二字间石花仅如指顶。十九行“清音遐发”之“清”字“青”部上三横仅首横与上石泐连。二十行“寔国之良”之“寔”字捺笔尚见。

明末拓本则“具”字中二、三小横画之间泐去小块。“时”字“寺”旁尚可见二横。十行“冬温夏清”之“冬”字完全无损。十七行“庶扬然烈”之“庶”字，首笔不连及石花。“然”字下可见三点。

清初拓本“冬”字第二撇微损。“庶”字首笔泐及石花。“盖魏”二字已泐连。

道光以后拓本“冬”字，“夏”字均泐。“具”字损上半。近拓则下截漫漶，字迹多不可辨。

北京图书馆藏最佳裱本，系明末之“盖魏”未连本（碑阴失拓）。有陆恢题签以及眉批三十二条，又题跋二款（民国三年）。此本曾为陈应孙、沈树镛、高弋之递藏。钤“陆恢私印”“陈应孙赏鉴印”“沈”“京江高氏弋之所得金石”“树镛审定”“灵寿华馆读碑记”“恢”“沈树镛郑斋校藏金石书籍印”“均初所得秦汉六朝文字”“之谦审定”“树镛之印”“郑斋”“沈氏金石”“廉夫”“陆恢之印”“陆廉夫书画印”“吴江陆恢”等印。

北京图书馆藏最佳整幅拓本，系“冬温夏清”未损之清初拓本（碑阴亦失拓）。此本曾为顾广圻、瞿镛、丁福保递藏。钤“铁琴铜剑楼”印。

（十四）《马鸣寺根法师碑》。镌于北魏正光四年（公元523年）二月四日。碑在山东乐安。正书，二十二行，行三十字。额阳文正书，题：“魏故根法师之”六字。下缺字，似原未刻全，近三分之一刻于碑身。上又阴文刻“马鸣寺”三字。拓片长125、阔85厘米。

此碑书法别具一格。梁启超跋云：此书法“极峭紧而极排奘，两者相反而能兼之，得未曾有也。小欧学之，有其峭紧而无其排奘”。此言是也。

乾嘉至道光年间拓本字迹仍清晰，是时，碑石尚未断折，故称之为未断本。乾嘉拓本裂纹极细，道光时增粗，碑似断于咸同间。道光后，自第二行“润”字起至末行第四字止斜断一道。又于第二行十二、三字间至第七、八行第十三字，能、灞下字间横断一道。断后初拓本八行“灞”字完好，九行第十二字“际”字笔道清晰。光绪以后拓本“灞”字已泐，“际”字笔道已不可

辨。又有断后用蜡填补，充作未断者。其可辨者如第二行“润”字下有石花做圆点，且“润”字“门”旁已泐，中间“玉”字落笔钝而不锐。

北京图书馆藏最佳整幅拓本系未断之乾嘉拓，裂纹极细。此本为新会梁启超旧藏。并亲笔题签，钤“饮冰室”藏印。

北京图书馆藏最佳裱本亦系未断之乾嘉拓。此本有梁启超民国十二年、十四年题跋两则及眉批一款。为新会梁启超及钱塘文蔚旧藏。钤“饮冰室藏”“饮冰室藏金石图书”“新会梁氏”“帖祖楼”“双涛阁”“任公”“梁启超”“双涛阁藏”“子皆所藏书画金石文字”“梁”“超”“梁启超印”等章。拓本因有硬伤，故碑文有残缺。

(十五)《高贞碑》。镌于北魏正光四年(公元523年)六月八日。石出土于山东德州卫河第三屯，后移入学宫。此碑出土年代众说纷纭，欧阳辅《集古求真》中作乾隆末年。孙星衍证实为嘉庆十一年前。王壮弘于《增补校碑随笔》中则谓雍乾时所出。先后相差几近百年。碑文正书，二十四行，行四十六字。额阳文篆书题“魏故营州刺史懿侯高君之碑”十二字。碑阴刻嘉庆丙寅(十一年)孙星衍题记。马子云先生云：阴“后孙氏刻文是他于庚午年(1810年)先以其所藏泰山二十九字本双钩刻之，然后再刻其跋”。拓片长170、阔90厘米。

此碑书法古朴苍劲，雄健有力，不愧为北书之佳品。

出土初拓本，第八行“英华於王”之“於王”二字完好。嘉庆拓本，“於王”二字尚且完好，唯二字之间略有浅石花。道光拓本则“於”字末笔稍损。现二字皆泐。据闻今石已裂为二。

马子云先生考此碑：有涂描“於王”二字之未损本，以及将全碑之字尽涂描成一字未损本以欺人者。然此涂描本无蝉翼拓和淡墨本，皆浓墨及乌金拓。

北京图书馆藏最佳整幅拓片系出土之初拓。“於王”二字皆完好无缺，二字间且无石花。此本有顾广圻题跋。为顾千里、瞿

镛、丁福保递藏。钤“顾氏所收石墨”“瞿氏鉴藏金石记”“千里”等印章。

北京图书馆藏最佳裱本系“於王”未损之嘉道拓。然“於王”二字间已有浅石花。此本为孙渊如等旧藏。钤“渊如篋中物”“庞青城考藏印”等章。

(十六)《敬显僂碑》，又名《敬史君碑》。僂于东魏兴和二年(公元540年)。乾隆三年(公元1738年)出土于河南长葛后树街陞山书院。正书，碑阳二十七行，行五十一字。唯碑首竟标两题，上曰：“禅静寺刹前铭”下曰：“敬史君碑”，此例碑刻中尚罕见。碑阴题名共六列，碑中部左侧刻乾隆十四年十月张庚隶书沈青崖跋语，共十四行，行二十八字。拓片长162、阔84厘米。

敬显僂，《齐书》、《北史》均有传，两书皆以显僂为名，字作孝英，而碑则于公名下空一字而称字“显僂”。钱大昕称碑云公“字显僂而传云字孝英，盖先以字行后乃别立字尔”。王鸣盛于《蛾术编》中亦云“显僂……北齐书、北史皆有传，碑云公讳下空一字，字显僂，而齐、北皆言显僂字孝英，盖或其名鄙，以字行，后别为字，此碑则未有字时立也。”古今以字行者均有之，碑刻中亦不乏其例。

沈青崖谓此碑“书体自晋趋唐，为欧褚前驱，居然古气磅礴。”龚自珍跋曰：“此碑冲和渊雅，在魏时最难观，试持他种造象比之，气味迥异，惟嵩阳观铭差近似耳。”

此碑初出土拓，仅缺十余字。第七行“鲸”字，八行“筹”字，十一行“闕”字等二十余字均未损。第七行“识”字尚无裂道。

嘉道拓，以上二十余字皆残损。唯第七行“器字渊亮”之“亮”字末笔完好。道光以后拓本，“亮”字末笔则损。

北京图书馆藏最佳整幅拓本有二，皆系“亮”字未损之嘉道拓本。曾为顾广圻、瞿镛、丁福保递藏。其一，缺阴，有龚自珍题跋。钤“铁琴铜剑楼”“何氏金石”“何元锡印”“万流书屋所

藏”等印。其二，有阴。钤“顾氏所收石墨”“瞿氏鉴藏金石印”等章。

北京图书馆藏最佳裱本亦系“亮”字未损之嘉道拓本。有阴，但缺沈跋。此本为章钰旧藏。钤“四当斋”“章钰”等印。

(十七)《李仲璇修孔子庙碑》。镌于东魏兴和三年(公元541年)十二月。王长儒正书。因署名于碑侧，拓者多遗之，故著录家常误为原碑未刻书丹者。(于此，王昶则疑书人为后人妄刻。)碑阴二十五行，行五十一字。额篆书题：“鲁孔子庙之碑”六字。碑阴题名三列，列七至二十九行不等。第一列七行刻于额左侧。碑侧题书人姓氏。石在山东曲阜孔庙。拓片长179、阔85厘米。

此碑书体形式奇特，大小篆隶杂于正书间。历代金石家多有论述。明赵崑《石墨镌华》谓：“碑正书，时作篆笔，间以分隶，形容奇怪。考古书法，大小篆谓之篆；东汉诸碑减篆笔有批法者谓之隶，以篆笔作隶书谓之八分，亦谓之隶；正书，谓之今隶，亦谓之楷。然则如此碑，篆耶？分耶？古今隶耶？”清顾炎武则曰：“……其文一行之中，有篆、有分、有隶、有草，杂乱无伦，而或者以为奇。然则作诗者亦当一句骚，一句汉魏，一句选，一句律，而后为奇也，此愚之所不解也。”然《集古求真》谓此碑笔法似楷似隶，故有目为八分书者。实则北朝真书常有此体。

明拓本第八行“尚想伊人”四字均未泐。清初拓“想”字仅存“木”部，余三字未泐。乾隆拓“尚”字“口”部完好，“伊”字完好。嘉道拓“尚”字损及“口”部下划，“伊”字损，“想”字全泐。

北京图书馆藏最佳裱本系清初拓，此拓本“伊”字完好，又九行“生既见从”下“没”字尚见水部上二点，十行“所以雕素”之“素”字首笔未损，十一行“严丽”之“丽”字完好。该本有张伯英题签和罗振玉致刘惠之尺牋。为河间庞芝阁及张伯英等递藏。钤“英”“口口莆榭所藏”“芝阁审定”“河间庞芝阁考藏

印记”等章。

北京图书馆藏最佳整幅拓本系乾隆时拓。该本“伊”字尚未损，“严”字损一“口”。此本曾为顾广圻、瞿镛、丁福保递藏。钤“铁琴铜剑楼”印一方。

上述两种拓本，额及阴均失拓。

(十八)《西门豹祠堂碑》，又名《西门君碑》。镌于北齐天保五年(公元554年)。石在河南安阳。口光族撰，姚元榭书，江希遵篆额，潘显珍刊。碑阳隶书，二十九行，行四十四字。额阳文篆书，题：“西门君之碑颂”六字。阴题名，正书，六列，列三十三行。两侧题撰书人与刻工之官职姓名及立碑年月。拓片长156、阔112厘米。额高45、阔36厘米。

南北朝碑刻，隶书者较少，此碑可供书法研究之用。

碑文，前叙西门豹治邺事，次叙齐献武文襄时祠宇兴废，末叙清河王岳立碑始末。然王昶《金石萃编》却称“是碑虽题西门豹祠堂碑，而文意并无记述西门豹事迹，亦无建造祠堂之语，大率颂美清河王之词多”。

诸家对立碑年代之考证多不一致。盖因此碑立石年月，原刻于碑之一侧，而此碑之两侧除个别藏家所收拓本为全拓外，余均缺拓。故名家著录之年代均系依碑文推测而来。如王昶谓碑立于天保元年，武亿疑碑文成于天保五年以前等等。唯山阴范寿铭鼎卿先生于民国三年得读华竺桥所藏拓本之两侧残字，并于其《读北齐西门祠碑侧记》一跋中录其原文。鉴于历代金石家之著作中鲜见此文，今转录于篇中，以飨读者，亦为此文所认定之立石年月之佐证。

左侧：“征虏将军前开府属太子侍书魏郡口口光族书词」卫大将军前左光禄大夫正字河东姚元榭文口书官寮」国史古今文字学士陈留江希遵篆」刊字匠潘显珍”

右侧：“大齐天保五年岁次甲戌」中军将军(下缺)。”

北京图书馆藏最佳整幅拓本系乾嘉时拓。该本第三行“治”下“邛”字少损。四行“自”下“不省书”三字略损。第十行“从”下“想”字未损。此本有丁福保题签。曾为顾广圻，瞿镛、丁福保递藏。钤“瞿氏鉴藏金石记”等印章。

执笔人：冀亚平 王巽文

## 光绪年间香港儿童教科书

光绪年间，香港地区流行的儿童教科书《三字书》、《四字书》和《五字书》，最近在香港中文大学所藏“新界文献”中发现。

编者陈子褒，新会外海人。原名荣褒，字子褒，号耐庵。光绪十九年（1893年）中举，和康有为同科。毕生从事启蒙教育，曾在香港坚道设书馆。以上三书，就是他多年教书时编成的课本。每书前各有一篇序文，署“新会陈荣褒叙”。

以上三书内容，与大陆上流行的《三字经》、《千字文》和《幼学诗》不同。《三字书》第一页的内容是：“早起身，下床去，先洒水，后扫地。开窗门，抹枱椅，洗完面，梳条辫。见先生，要叫声。坐书位，朗读书。”

《四字书》的第一课，名“幼仪第一”，是教小孩学习礼仪的。例如：“同桌食饭，手睁莫横。若系饮汤，让人起羹。汤入口时，莫使闻声。匙羹放下，亦要轻轻。肴夹上面，切莫抄底，好醜勿论，顺手夹起。扒饭一啖，夹匙一箸，连夹几次，就系失仪。”

《五字书》的体裁似《幼学诗》，但内容不同。例如其中一课，强调不可失礼，“行坐须端重，言谈戒大声；礼仪不可失，一失令人轻。”又如有的鼓励儿童学体操，“身体常操练，操练能养生。筋骸多运动，血气亦流行。日落踢皮燕，朝来舞哑铃。不妨学摆队，长大郎为兵。”

除《五字书》外，《三字书》和《四字书》均有插图。

· 龙楚 ·